

顧端文公遺書

伯端又公小心齋劄記

卷八

辛丑

說者謂孟子道性善則是而以情徵性則費分疏何者情
有善有不善也我以情之善徵性之善而破人之所謂
不善人亦將以情之不善徵性之不善而破我之所謂
善矣誠然誠然第孟子亦原自道破來曰天下之言性
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直是說得十分
明白奈何世之人見水之過頽不疑水有過頽之性見
水之在山不疑水有在山之性獨見人之不善便疑人
有不善之性其費分疏也不亦宜乎。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還就人面上撿點貧而樂富而好禮
却就自心上受用卽此有爲已爲人之別非但安勉精
粗之不同而已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當與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條烝看都是說先兆蓋河圖之出爲庖犧也鳳鳥
之至爲文王也周公之夢爲孔子也河不出圖庖犧之
不復作可知矣鳳鳥不至文王之不復作可知矣周公
不夢孔子之不得爲周公可知矣此所以重有感而歎
也若就孔子身上論其家天下入中國一念汲汲皇皇
自少而壯壯而老猶一日耳奚其衰

伊川先生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是斬斷人情直
標天理乃十分到頭話頂讀雲間周萊峯先生記言謂

其鄉有金相之母一村家婦耳貧而寡居親鄰再三勸其改嫁此婦徐答曰無煩多說只拚得乞丐便了聞者莫不歎服他做的是十分到頭事却但說得九分話然而越委婉越見果決越和平越見真誠天理人情兩極其至依舊是十分到頭話且說箇拚得餓死苟非鐵石心腸猶不免逡巡顧望畏難而中却說箇拚得乞丐但廉恥一念未盡漸減亦須勉強掙扎不至破頭露面甘蹈狗彘之爲試思區區一村家婦耳何嘗讀書識字何嘗講說義理舍卒酬對不激不隨令人每不好開口此文成所謂良知也

或問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

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
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
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
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麼樣慈悲吾聖人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爲是甚麼樣清淨吾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
欲俱達反若多所堯颺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
聲恐其亂雅也豈惟亂之又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
艷雅不如鄭之濃也兼愛之能奪吾仁爲我之能奪吾
義亦猶是耳曰然則孟子何恃而勝之曰以暫而言平
不勝奇以常而言偏不勝正暫者欣厭之妄情在一時
易眩常者是非之定理卽萬世莫易二氏乘其暫孟子

執其常茲吾道之所以卒伸而邪說詖行竟不能與之
抗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
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
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工夫有
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反
貼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
做不能了憑他如何說也說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
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
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
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

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倣不相假借不相凌越
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
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

問陸象山先生曰論語多有無頭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
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
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是信然矣第不
知當初孔子何不直與拈出將其時及門弟子已自識
得只消教之下手工夫乎抑亦工夫到後自然識得不
須預道破乎將日用見在無非是物不得於其間有所
揀擇而言之乎抑亦離聲色絕方所更無開口處乎曰
這箇意思須兼看始盡曰朱子集註於學而一章首提
箇性字次提箇覺字俾讀者纔開卷便曉得箇入頭恰

好代孔子拈出了也曰固是細看來且不明白拈出只把箇無頭底說話聽人自去理會意味更長

利根斷方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充無穿窬之心

朱子之闢象山自今日看來委似乎過當自當時看來周子之無極直透庖犧作易之原張子之西銘大闡孔門言仁之指這都是大頭腦所在象山兄弟都不以爲然公言排之宜其重不滿於朱子也

或問夷齊賤桀紂貴曾原貧季氏富顏淵歿盜跖壽造化亦有謬乎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曰何也曰夷齊賤適成其高以示賤不足醜也桀紂貴益彰其穢以示貴不足榮也會燎貧流芳至今以示貧不足鄙也

季氏富遺臭至今以示富不足侈也顏淵死凡語及者無不欣然願爲執鞭以示死不足憾也盜跖壽凡語及者無不唾而罵之以示壽不足歆也然則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昭昭在富貴貧賤壽夭之外矣故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

柳季如司外計言於太宰栗菴宋公請刻章二一曰真知一曰傳聞與諸司約真知者必黜黜不當請受其咎於是所黜海內無不稱服者姜仲文督學陝西試日粘片紙卷表令諸生開報行優爲衆所共與者如無之不受卷以所聞多與諮訪同者始獎賞之於是所獎賞一方無不稱服者此二事皆可以爲法

或問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何物也曰

只看幾希二字便令人毛骨俱凜甚於臨深履薄且不
必討求是何物再問曰此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一就
源頭上看曰念頭上看如何曰卽本文下二句是也曰
何也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矣去之則禽獸
矣存與去兩者其間不能以寸故曰幾希朱子提出憂
勤惕勵四字而曰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
死也得其指矣此從念頭上看也曰源頭上看如何曰
卽書所云惟人爲萬物之靈是也曰何也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
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曰何以有這
些子不同曰理同而氣異也曰這些子恐亦是理之發
竅曰誠然第謂之發竅便已落於氣矣這箇竅在禽獸

僅通一隅在人可周萬變自禽獸用之只成得箇禽獸
自人用之便成得箇人至於爲聖爲賢與天地並其究
判然懸絕而其分岐之初不過是這些子故曰幾希朱
子曰仁義禮智人與物異知覺運動人與物同竊以爲
若知覺運動人如是禽獸如是卽仁義禮智禽獸亦可
得而全矣恐未必然此從源頭上看也從源頭上看便
知人絕無可自恃處從念頭上看便知人略無可自肆
處吾儕切勿虛擔箇人孤負孟子一片提撕苦心也

或問朝聞道夕死可矣何也曰予實未有聞何敢言姑依
倣言之道超乎貧富之外不以貧富爲豐嗇者也聞道
則朝而千駟萬鐘夕而一簞一瓢可矣道超乎貴賤之
外不以貴賤爲加損者也聞道則朝而三槐九棘夕而

一丘一壑可矣知此則知朝聞夕可之說矣曰有謂夕
死可矣猶言死而不死也然否曰論理固然却不必說
到此且如超得貧富便不見就是千駟萬鐘就是一簞
一瓢若曰吾自有不貧者存無須於富卽胸中猶著箇
富字也超得貴賤便不見就是三槐九棘就是一丘一
壑若曰吾自有不賤者存無須於貴卽胸中猶著箇貴
字也聞道者恐不其然曰何謂道何謂聞曰道是公共
的聞是獨自的公共的我不必乞於人人不必乞於我
獨自的人不能與諸我我不能與諸人且各去理會待
有箇消息再作商量

又曰貧賤富貴是眼前事死生是末後事其理只一般若
要末後超得過須是眼前超得過若是眼前超不過末

後何由超得過故功夫只在平時若非死心塌地將軀殼念頭十分洗盡縱饒你孫吳之智儀秦之辯責育之勇輸墨之巧到這裏都使不著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同志聚晤往往論及初入門功夫誠切務也第此處亦難

指定耳纔指定便未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
無已則有二焉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
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
發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
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
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
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流及朱子而斯
文爲之一大振殆非偶然而已有志者盍審擇於斯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
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
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
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於其中而不得出

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卽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旣於此無辭以解卽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卽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跡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卽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迦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

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遯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卽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易嘗盡去人偷曰丟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耳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而後有君臣釋氏欲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耳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爲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爲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爲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

花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
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
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豈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
以語無極乎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
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冲漠無朕是卽所以
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
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
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
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
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
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
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

關佛家竟未有尙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尙落影響間曰固是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耳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或問孟子性命二條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孰是曰分而言之者就情識偏墜處提撥合而言之者就本原歸一處指點皆是也總之不出天人兩字曰試爲分而言之何如曰世人看嗜欲一邊恒重况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生俱生與形俱形又可喚他是性恰中其重之心便一切引入裏面來管求無已孟子却爲轉出外面去而曰這個

有命焉。喚作性不得，蓋在人者無一不懸於天，莫可強也。世人看義理一邊，恒輕。況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時值其常，時值其變，又可喚他是命？恰中其輕之心，便一切推出外面去。苟且自安，孟子却爲轉入裏面來，而曰：「這個有性焉。」喚作命不得，蓋在天者無一不懸於人，莫可諉也。此就情識偏墜處提撥也。曰：「試爲合而言之。」何如？曰：「耳目口鼻四肢非他，卽仁義禮知天道之所由發，數也。仁義禮知天道非他，卽耳目口鼻四肢之所由發，根也是。故性也有命焉，在人者無一不原於天，極天下之至精而非粗也。外命求性，只在軀殼上認取，徇其粗而遺其精矣。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在天者無一不備於

人極天下之至實而非虛也。外性求命只在造化上。揣摩其虛而遺其實矣。君子不謂命也。此就本原歸一處指點也。如此看來無所不可。何必執著。只有一個意思當入理會。曰願聞之。曰知其分便須以命。御性以性立命。無容混而爲一。知其合便須攝性歸命。攝命歸性。無容岐而爲二。方纔有著落處。不然說分說合總屬閑談。况又爭誰說是誰說。非何益何益。

朱子之最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三。一是表章周元公太極圖說。一是作通鑑綱目。一是作小學。至集註則當別論。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這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也。這是認子作賊。自負若彼顛倒。若此試回頭一顧。能不

惘然然則誤在甚處曰誤在人皆曰予知五字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均齊自以爲知夫惟不自以爲知乃其所以爲大知也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九

壬寅

予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一經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於世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予覺而異之召季時語焉季時曰此兆甚奇此論甚確真千古不易之案也一日又謂之曰大學中庸還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第意云何季時躍然起曰此又千古不易之案也第往在儀曹擬

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子未及上今得兄之論爲之一
快試以質於世之君子當必有獲此心之同然者矣

易不云乎知崇禮卑通乎周子之太極可與言知矣而語
其用力之處一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一則曰主靜又
十分平實是崇者未嘗不肇端於卑也通乎朱子之小
學可與言禮矣而語其得力之處所以格致誠正始此
所以修齊治平始此又一切該貫是卑者未嘗不究極
於崇也秦漢以下誰能識得這箇消息

周子有之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愚以爲
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朱子有之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又近思錄之階
梯也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知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厥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卽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指是故性也有

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
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
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
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非保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
之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却
告之克已何也曰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
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
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卽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
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已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之雖
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已論語

記孔子絕四亦以母我爲究竟母者禁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湯革桀武革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顏子之所謂克已也漢高用三傑走項籍而刎之烏江始成帝業若但得曹參樊噲輩今日下一邑明日下一郡紛紛戰爭正未有已時耳此原憲之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也

臺省建言或不盡實輒以風聞爲解考風聞二字出自趙佗佗據南越稱帝漢文移書讓之佗因言老夫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求更號自帝非敢有害於天下蓋借是爲解飾之辭武氏反唐爲周知一時人心必不帖然大開告訐恣行誅戮猶以爲未盡特許御史風聞言事一麗彈章不論有無輕則誅及其身重

則夷及九族蓋借是爲羅織之計奈何奉爲聖書世世遵用至於今猶莫覺其謬耶只這二字塗塞了多少耳目顛倒了多少是非暗啞了多少善良張熾了多少謾慝此孟子之所謂實不祥也

性天道也學人道也性原於天隨其所賦洪纖高下各各不殊本自有定在昔聖賢之語性亦自有定也後人却見謂無定輒以衆說混之而性晦學繫於人隨其所入千蹊萬徑各各不等本自無定在昔聖賢之語學亦自無定也後人却見謂有定輒以一說格之而學晦此無他總是好奇之過耳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

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或問當下二字應如何看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之當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之當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之當下也曰這只說得功夫未是本體曰憤是誰憤樂是誰樂勿是誰勿必是誰必本體功夫有何定名總總憑君喚取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

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時方倣此事揖讓與征
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
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倣之如子喻子之之流
者旣屬可笑况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
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
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
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
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
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却又
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
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

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
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
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
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
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
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
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多少癡夢其有功於世教
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厥初
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
如此得無遺氣曰旣曰自其主宰言便是就氣上點出
理來易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主宰處認取方有下

落雖曰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不墮於氣者存而後性之真面目始見耳若向氣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指何者爲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分而爲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爲一

或問陽明云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如其體之一此恐未盡何如曰惟未知體之一是以未得用功之要既未得用功之要則必未知體之一矣兩語恐只是一意曰然則皆是歟曰曾子平日所潛心

處正在忠恕何云未得用功之要有人於此呼之以張則應必其委是張也呼之以李則應必其委是李也若錯而呼之有愕然已耳今曾子隨呼隨唯何云未知體之一曰然則皆非歟曰朱子於此語之下卽繼之曰真積力久將有所得却說得恰好試味之可以想見曾子一時憤悱心境乃一貫之告遠在此時又可以識取夫子當下點化妙手矣陽明只據體用之說斷置所以疑其未盡也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風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

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賀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義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則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予又何疑於聖人哉

易言至日閉關書言恭默思道詩言不顯亦臨記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至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又就中點出一個活機此脫胎換骨語也揆厥淵源實自周子之主靜來近乃有駁之者曰既是未

發有何氣象予謂曰這是古來一個海上單方君若信得過便急急鍊服無論久近定有靈效如信不過且好珍藏留待後人莫得遽爾噴謗空爲有識所笑也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一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卽喜怒哀樂紛然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聖賢之論曰無好名流俗之論亦曰無好名然而在聖賢將以成就君子也在流俗將以敗壞君子也兩下用心

直是判然天淵何得借用抑有說焉若是真君子只受成就不受敗壞也何者堅不磷白不緇也此等處正好自考抑又有說焉若是真君子其於敗壞也無往而不得成就也何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此等處全要自磨彼曉曉者安足與之較哉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割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

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均之爲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均之爲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污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暱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方纔用得徹底方纔喚得真能用君子槩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其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去得徹底方纔喚得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

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其指精矣長國
家者誠於此參證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乎所錯
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爲直乎孰爲枉乎民服乎不服
乎自應惕然有省豁然有悟亦何至忠正是讐邪媚是
嬖棄藥石而懷鳩毒公然驅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
避也

啓予足啓予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擎出會得時只
此便了更有何事會不得自家身命尚沒箇下落說甚
戰戰兢兢

又曰啓予足啓予手此六字言在意中意在言外最妙是
不說破如禪門便說破了又如俗儒亦須說破曾子兩
邊不墮可謂超然乃知道箇話正是懸手離足的真消

息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惟其疾之憂啓予足
啓予手此等話愈淺愈深愈粗愈細愈近愈遠愈平愈
有肯須索理會始得

曾子開口便說箇啓予足啓予手終之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此四語首尾呼應故註云言其得免於毀傷也意
甚分明邇來說者以爲此何但免於毀傷直是證入無
有無修大休歇境界永無如臨如履之懼耳所以然者
一緣看得免於毀傷四字太草草一緣看得戰戰兢兢
太拘束了也須知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
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
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正是戰戰兢兢勿忘勿助正是必有事如此有何拘束這便是箇大休歇也陽明答舒國用書有曰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於敬畏之無間其義精矣猶屬權說若分而爲二然者究其實灑落原非放縱乃真敬畏敬畏原非把持乃真灑落如必免於如臨如履之懼方稱大休歇則是灑落必廢敬畏敬畏必礙灑落自古聖賢憂勤惕勵汲汲一生却成箇大勞攘矣殆不其然至所謂免於毀傷談何容易試思造化予我這兩手豈僅僅要他能提能攜而已與我這兩足豈僅僅要他能趨能走而已卽爾世間林林總總誰是毀傷者須知免於毀傷是全歸全歸是踐形踐形是盡性是故必與天地合其德方纔那與天

地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日月合其明方纔那與日月
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四時合其序方纔那與四時同
體的無墜無陷必與鬼神合其吉凶方纔那與鬼神同
體的無墜無陷論至此又誰是不毀傷者孟子曰事親
若曾子者可也予亦曰守身若曾子者可也味可之一
字只愁免於毀傷四字了而未了莫嫌了得這四字猶
有所不足也

東坡譏伊川曰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近世如王泰州座
下顏何一派直打破這敬字矣

邇來愛舉箇不學不慮原是道性善本旨有何可疑但當
初提這話頭還有箇意思在蓋緣世間人惟其悠悠蕩
蕩不肯去學則已纔去學便往往走入矜持把捉之中

反將自家的以能遮却惟其莽莽撞撞不肯去慮則已
纔去慮便往往走入揣摩卜度之中反將自家的良知
遮却有識者憂其然以爲如是而學不如無學如是而
慮不如無慮故特爲掃而去之庶幾聞者因而求其所
以自應討出一條正當路頭耳此其深切爲人處也雖
然亦稍過矣以矜持把捉爲學正是不識學字蓋亦明
告之曰奚而謂之學可也以揣摩卜度爲慮正是不識
慮字蓋亦明告之曰奚而謂之慮可也何必懲啞廢食
乎

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爲添一語曰衆人本
形意益了了

尚解悟的不無露出個脫灑相來尚修持的不無露出個

莊嚴相來這是習氣尚解悟的聞說脫灑話便喜聞說莊嚴話便厭尚修持的聞說莊嚴話便喜聞說脫灑話便嘆這是習情須盡數拋入大海洋中莫留些兒影響方好

頤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九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

癸卯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已而又曰天王使宰嚭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裏要看一
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春秋却表出一王字
來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卽爲有道自諸侯出
卽爲無道乎於是而書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
果自天子出乎抑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之者無所復容卽桓文輩自詭能爲天
子分憂捍難有功於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
假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撐軋拄坤變無道

爲有道的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也曰這裏要看一天字蓋天下有道非天下自爲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矣天下無道非天下自爲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由提出一天字來意豈不曰天下受命於王王受命於天能奉天卽是帥之以有道不能卽是帥之以無道乎於是而書使宰咺書歸惠公仲子之賵又豈不曰是果奉天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無怩然而愧乎誠知愧將無惕然而懼乎誠知懼將無縱然而奮乎然後一發念必慎一施政必慎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敢擅於國大夫莫敢擅於家陪臣莫敢擅於室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子矣

這便是吾夫子旋軋轉坤變無道爲有道的大機括故
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
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
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父者
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
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篡殺之罪得之
矣

李廷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
謂十分細膩這便是個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
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
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最善變化氣質的
樣子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語上之難久矣聖賢於此等處急切作何酬付只將一冷語微微點綴道是十分含蓄卻是十分泄漏使學者驟而聞之不覺妄想頓撒窈然喪其翻飛馳驚之心徐而繹之又覺意味深長當下便實實有個理會處假令是時一意攔截那邊滿腹疑團何由打破不然而瑣瑣爲之剖析曰如何如何又將以口耳承之曰如何如何兩下只成個話柄而已何從討出真消息來故曰夫子之不告乃所以深告之也

或問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程子乃言堯舜
事業亦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輕之甚矣予竊疑焉
敢請曰此恐誤看了也曰應作甚麼樣看曰性太虛也
求其窮際了不可得卽兩聖人能做得幾許故曰一點
浮雲過目此正與堯舜猶病之說同蓋謂堯舜事業不
足以滿堯舜之心也非謂堯舜之心置事業於分外藐
焉薄不爲意也若作如是解卽兩聖人亦枉却一生辛
勤反不如巢許輩討便宜耳失程子之指矣

又曰孔子浮雲富貴富貴無常吾性有常不以無常易有
常也程子浮雲事業事業有涯吾性無涯不以有涯槩
無涯也兩下語意各有所指說者乃混而一之卽堯舜
事業僅僅與不義之富貴等豈不大謬至無善無惡之

說行且併道德而浮雲之矣嗟乎浮雲富貴見在我之
有餘也得之者爲能樂聖人之樂浮雲事業見在我之
不足也得之者爲能憂聖人之憂若乃浮雲道德竊恐
既無可憂又無可樂其流未有不至于猖狂自恣者也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
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爲考訂釐正推
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誦不容於世曾不爲
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於禎祥妖
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
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

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
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
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
之其情微那個能見卽如成子受脈一節成子不知也
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
子不知也邾人亦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
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況乎福中藏
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
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耶故至誠不待禎祥妖
孽而後知禎祥妖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
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徹顯徹微徹近
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

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之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於一明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參得一個理透此理徹顯徹微至誠亦徹顯徹微此理徹近徹遠至誠亦徹近徹遠此理徹常徹變至誠亦徹常徹變此理徹始徹終至誠亦徹始徹終所以洞軋坤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徇其有定之粗跡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爲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談而畧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設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

設而妍媸自見耳何容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卽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竝不自知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卽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著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于利害成敗看得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

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個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幹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精一語跡言何遠而非道是龍罩語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舜於其間如此剖析看毫釐處便已見有千里之懸判

爲兩路拓於其間如此僦統到千里處尚不見有毫釐之差混爲一逸然則舜之所以孳孳善跖之所以孳孳利又在能辨與不能辨之間而已矣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誠然予亦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

李卓吾曰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於婦人女子之手卓吾平日議論往往能殺人此語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廢之

孝時曰今人講學只是講學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縉紳只是明哲保

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予爲悅其首

食色性也形色天性也兩下認取性字各自不同將來比

方看便不是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爲之教此不必深求只就眼前體貼來便見何者觀夫人於有生之初未翊未豕滿腔子渾然一真而已已而有所觸於目焉便曉得視已而有所觸於耳焉便曉得聽已而有所觸於口焉便曉得言已而有所觸於四體焉便曉得持行已而有所觸於心焉便曉得是非可否這喚做誠明觀夫人於有生之後形交物誘往往不免受翊受豕矣必其曉然於視也而後所以主乎視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目焉曉然於聽也而後所以主乎聽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耳焉曉然

於言也而後所以主乎言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口焉
曉然於持行也而後所以主乎持行者實爲我有能不
曠其四體焉曉然於是非可否也而後所以主乎是非
可否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心焉這喚做明誠自誠明
謂之性蓋天命之脈絡本如是雖聖人無異於途人者
此也自明誠謂之教蓋修道之究竟當如是雖途人可
進于聖人者此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更無二樣
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註脚試看理是
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
解拈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却是人障理非理障
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

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然則十三年以後文王尚在安知不爲武王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豈可因是而沒其心哉故槩而贊之曰周之德只味一周字

聖人之意曉然可見

高存之曰陽明致良知卽是明明德予曰然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卽是致良知一部傳習錄只恁地看

又曰予始讀朱子此條至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竊疑之明明德者直當求之未發之前何待發而後致力耶已而悟其不然此發字乃對拘字蔽字言正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處拘且蔽則不能發發則氣拘不得欲蔽不得忽然迸出也不可將未發已發之發混看蓋未發已發之發是就一念之寂感說因其所發之發承有時而

昏來是就一念之通塞說兩下不無小異耳

良能不學而能槩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槩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乃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二者幾無以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爲聖爲賢至於與天地同流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爲愚爲不肖至於違禽獸不遠其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一而良之凡乎知誘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親敬長日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見分毫

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爲熟，轉熟爲生，將必由學而入。耶抑亦可以安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志者願細察之。

或問程伯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何如？曰：伯子此數語說得最立。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又解得最徹，有何可疑？曰：吾倩子下一轉語耳。人生而靜以上，形氣尚未用事，言性者正應於此指出源頭。何云不容說？纔說性時，誠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乃其不雜於氣質者，固自在也。何云不是性？曰：請姑借孟子四語爲君察之。性也有命焉。緣人而邇之，天蓋自其超乎形氣之上者而言也。此可以闢不容說之指命也。

有性焉推天而屬之人蓋自其麗乎氣質之中者而言也此可以圖不是性之指

或問聞之孔門有仁聖兩宗然否曰論語一云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一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卽此觀之可見孔門委有仁聖二宗也曰兩宗從何而分曰這裏甚難言姑揣言之聖其從太極發根乎仁其從軋元發根乎曰軋元非太極歟竊惟孔子贊易首揭軋元二字正指生天生地之本而言也朱子僅以四德之仁當之似只訓及後天之元未訓及先天之元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矣子何以亦云爾曰是固有說然而非究竟義也究竟則生天生地之本當歸之太極耳何也就軋坤言軋統坤者也是故舉軋元便攝坤元不必舍此別求太極就

乾元坤元言總之來自太極者也是故太極無對乾元
使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然
則太極敦化也元亨利貞川流也乾元在敦化爲川流
在川流爲敦化乃先天之後天後天之先天也君恐認
乾元爲四德之仁未免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予又恐
認乾元爲生天生地之本未免埋沒了太極也觀孔子
於此將乾元與坤元並提而繫辭傳特標太極於兩儀
之上亦可知已故曰從太極發根是聖從乾元發根是
仁及其至一也曰既二之矣奚其一曰仁有專言者有
偏言者專言之仁無對之仁也屬乎先天所以合於聖
也偏言之仁有對之仁也屬乎後天所以分於聖也偶
中消息要在默而識之非思解可及也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十一

甲辰

或問孟子道性善允矣奈氣拘物蔽何曰子目能視否耳能聽否口能味否鼻能嗅否手能持否足能行否曰能曰若是則誰拘子者已而又曰子目之於視能辨妍媸否耳之於聽能辨清濁否口之於味能辨甘苦否鼻之於嗅能辨香臭否手之於持能辨輕重否足之於行能辨平險否曰能曰若是則誰蔽之者曰然則曷爲有堯舜蹠跖曰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蹠跖的耳目口鼻四肢蹠跖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若謂這個一邊生成只會向好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邪一邊生成只會向乖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正

是落地時人品便定了殆不其然曰畢竟向好路上去
便覺難向乖路上去便覺易何故曰難也不難易也不
易只在子一念間是故堯自堯也舜自舜也跖自跖也
跖自跖也拘自拘也蔽自蔽也切莫冤三賴四自討出
路自誤自家到做得狼狽了那時誰替你分疏又誰聽
你分疏曰然則朱子之說非歟曰何爲其然也吾嘗譬
之性是主人翁氣是客欲是奴僕主弱則客強主闇則
奴僕用事然而主人翁自在朱子不云本體之明有
未管息者乎正爲子指點出主人翁子弟從這裡認取
作起主來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縱是甚麼樣
的氣質也應變化縱是甚麼樣的物欲也應退聽至此
豈惟不三向不于蔽且各各出而爲子効疏附奉奔走

也努力努力

程伯子識仁說至矣予竊以爲更參諸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兩案始盡何則學者未能識仁其工夫猶或有作而有輟旣識得便覺無可歇手處卽欲不爲之防檢自不容不防檢卽欲不爲之窮索自不容不窮索所謂欲罷不能也學者欲求識仁其工夫必且有作而無輟旣識得反覺無可措手處卽欲爲之防檢這裡却靠不得防檢卽欲爲之窮索這裡却靠不得窮索所謂欲從末由也是故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百尺竿頭事也欲罷不能欲從末由百尺竿頭進步事也個中消息最微切宜仔細着眼

伊川曰性卽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顯

卷十一
撲不破却亦有個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說息予以爲未也別氣質於性則性明濁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卽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官輦數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史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因思此等人若肯回心轉念要去爲聖爲賢比諸常人莫更容易在惜乎走差了路頭却做成古今第

一大惡

羅念菴先生曰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不是現成的那個是現成的且良知不是現成的難道是做成的此個道理稍知學者類能言之念菴寧不曉得而云爾只因人自有生以來便日向情欲中覓見聲色逐聲色見貨利逐貨利見功名逐功名勞勞攘攘了無休息這良知却擲在一邊全然不採有時覲面相逢亦漠然不認久久習熟那一切後來添上的日親日近遂爾不招而集不呼而應反似見成那原初現成的日疎日遠甚且嫌其能覺察我能檢點我能阻礙我專務蒙蔽反成胡越於此有人焉爲之指示本來面目輒將見成情識冒作見成良知這等亂語豈不自欺欺人於此又有人焉提

出個致字謂須着實去致方得良知到手輒又言良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自現成何用費纖毫氣力這等大話豈不自誤誤人其爲天下禍甚矣念菴曰擊心惻不得已特開此口以爲如此庶幾聞者驟而笑徐而訝已而漸漸省發證入身來卽今現成的是良知不是良知原初見成的卽今還留在這裡還丟在那裡白將慚愧驚惶食不安寢不安百計圖維求復故物於是亡者始可得而存缺者始可得而完耳存卽存其所未嘗亡完卽完其所未嘗缺謂是見成良知可也以其由亡而存由缺而完謂是做成良知亦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無兩良知也然則念菴言世間那有現成良知正所以激發頑懦破除狂誕俾之實致良知也其有功於陽明

大矣乃說者反因是疑其未透性也豈不重孤負哉
世間那有現成良知猶言世間那有現成聖人但說個世
間那有現成聖人人只泛泛聽過還覺意味短淺說個
世間那有現成良知人定要疑起來既有疑便須討出
中間緣故既討出中間緣故便自往手不得更覺意味
深長也

心齋一日出遊歸陽明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
聖人陽明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
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曰今日見一異事陽明
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曰此亦常事耳
何足爲異予惟所以謂滿街人都是聖人正謂滿街人
都有現成良知爾念菴却反其說曰世間那有現成良

如今觀陽明於心齋則以一熟語挑之於蘿石則以一冷語掃之固是陶鑄妙手亦是稽弊深心假令是時聞念菴之言其必喟然嘆曰吾與子也

就良知論非特堯舜是現成的卽桀紂亦是現成的然而一邊做了堯舜一邊做了桀紂何也吾人須於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桀紂之所以爲桀紂處一查方有省發且就桀紂論非特良知是現成的卽他彌天富貴亦豈不是現成的渠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又豈不是要安然坐享現成的畢竟作何結果也然則現成足恃乎不足恃乎可以觀矣

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何以異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他認源頭處差耳

吾於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濬臥病虔州陽明謂之曰病物亦難格惟濬曰然陽明曰常快活便是功夫此如豁我以蘇苓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爲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朮吾服之十年餘矣大有奇效蓋不特治病而已也

或問陽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曰此揭自是痛快往往有駁之者予不敢以爲然也如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似矣竊謂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

香千里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似矣竊謂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似矣竊謂即本體爲功夫何能非所即功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子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恐未有以折之也曰傳習錄中一段却自可疑錄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朱子亦云良者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竊恐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

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捭闔篇捭者開也陽也闔者閉也陰也蘓張二子從鬼谷游恰就這裡窺見個妙處將來作弄如遂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乎世之認識神爲良知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恐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

或問人以無善無惡四字爲易簡之宗予以無善無惡四字爲支離之祖何也曰夷善爲惡銷有爲無大費力在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乃所謂易簡也曰孟子道性善更不能說性如何樣善只道得個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着個善卽今反觀善在何處曰公姑無問我善在何處

我且問公卽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
曰如此我且不必問公性在何處公試爲我言性與善
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却說甚着不着更有一
問人言目之性曰明耳之性曰聰信乎曰何也曰吾欲
問公口中何處着個明耳中何處着個聰曰能視色之
謂明明非色也能聽聲之謂聰聰非聲也如何覓他着
處曰是矣是矣公若認善做一件物有色可視有聲可
聽會須覓個着處若知善非色非聲正應就不見不聞
默默體取如何說性中無處着個善請借禪門一個公
案爲證李江州問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
卽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
讀萬卷書還是否曰然智常曰循頂至踵如椰子大萬

卷書向何處着而今若判得這公案便自了了曰孟子畢竟不曾說性如何樣善其故安在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七篇中何一句不說這個識者只嫌漏泄太甚奚其云曰固是但覺不曾指破源頭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待公究勘到此再作商量未晚也或憮然而退

或問大學之言獨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中庸之言獨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今之言獨也口與物無對孰當曰繹十視十指之義令人欲一毫自恣而不得繹莫見莫顯之義令人欲一毫自瞞而不得繹與物無對之義令人欲一毫自褻而不得皆喫緊爲人語也

予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

輕處多見孟我羈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腐
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浮處
多見魏見泉便自覺怯處多見魏崑溟便自覺低處多
見劉紉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粗處多見
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儕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
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見姜養
冲便自覺嫩處多今且二十餘年往矣果能有瘳於萬
分一乎抑亦猶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
之尚復何待此予所爲寤寐反覆而不敢以宴者也

王荆公操行文章種種過人同時諸君子竝相推重其新
法至今多採用之特青苗等事似涉瑣屑不無紛擾則
公今鄧時亦嘗身親試焉其行之善不善實存乎人猶

未足重爲公病也然而宋室之微實自此始何也良是不小心之過耳象山曰初裕陵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常以堯舜爲法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及委以政則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勿虛歲月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宜殺身以報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白盡君道爲臣則白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有知斯義者乎是信然矣試思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有敢爲斯語者乎前所云徒托諸空言了無毫髮之補後所云乃見諸事實適爲自專自用者藉兵而脅燿又不特禍宋而已揆厥所由只是一個不小心遂做成一個無忌憚此固千萬世相人國者之炯監也

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陽明以良知破之所以
虛其實也陽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蕩矣見羅以脩
身收之所以實其虛也皆大有功於世教然而三言原
竝列於大學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發明則可以之
相弁髦則不可以之相補救則可以之相排擯則不可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初場第一題論語仁以爲己任不亦
重乎第二題中庸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于是典試官以
聞肅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
文貞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肅皇大悅造次酬應妙
捷如此此老教時手段亦可以覘其一斑矣余少時聞
客譚文貞立朝意不大滿公已請丙寅遺詔乃始嘆
服近復有語及此段者益不覺爽然自失也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卽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卽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爲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滑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滑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謚不知順帝之則這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漢太僕杜密以黨禁歸里同郡劉勝亦自蜀罷歸密每謁

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口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季陵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已自同寒蟬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開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謝之待密彌厚余所識崑山兩賢曰給諫張可菴儀部諸敬陽張大類劉諸大類杜各成一局然可菴有舉無謗敬陽往往得謗徐而察其得謗之由率爲世道人心憤發其不平因以取忤丁長孺云崑山人受了敬陽的惠敬陽却受了崑山人的虧相對發慨究竟亦何損於敬陽敬陽每向予津津推可菴歉然遂以爲不及予謂此正敬陽之不可及處也尤有不可

及處予嘗一日與敬陽從容語因曰孔子纔說個質直而好義便說個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纔說個義以爲質便說個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是何意思敬陽躍然而起再三稱謝曰君愛我君愛我矣當服膺無負忠告此予所謂尤不可及處也

